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五十七回 方快頭叩問吉凶 高相土善談休咎

話說郭禮文仍然回城開店，鮑龍此時知是當今的天子，萍水相逢，著他進京投信，因恐他盤川不足，叫他先到撫轅投遞，真是感激萬分，望北謝恩。次日就與郭禮文說明此事道：「愚兄可算禍中得福，不是為老弟這樁事，也不得此番機遇，愚兄準備明日與撫轅中軍官一齊動身，較為便捷，今日特告知姑母與老弟，明早就要起身的。」郭禮文當時也代他歡喜，當晚就擺酒與他餞行，又送出一百兩銀子與他為盤費，道：「此款到杭州，足可敷用，如進京時不足，再可來信到我這裡，就接濟你便了。」次日一早，洪福聽見他要動身，也就前來與他作伴前去。郭禮文見他衣服太為樸樸，又送他一百銀子，俾他添補衣服。同鮑龍齊到府衙，見了中軍，說明來歷。中軍為他是有聖旨，不敢不同行，當日就在府衙等了一日，第二日中軍始一同動身前往。隨後鮑龍與洪福均身居提鎮，到後來大破少林寺，方有他的交代，此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天子與日清由華琪家動身，向金華而來，在路上與日清道：「你知道我前番由金華到杭州，由杭州又到此地，匆匆數月工夫，又要到金華何事？」日清道：「繼於實不知道。」天子道：「只因我將張祿成的欠據，在金華府取了過來，以後閉了這樣大事，及至與陳景升、李流芳相別後，他進京會試。前在杭州城府轅，閱見京報，見陳景升已經點了翰林，李流芳亦中了進士，我想陳景升現在諒該回杭，倒要我去找他，問問京中各事，朕已心想回京，若陳景升在杭，他也要進京供職，也好一同前往。」日清道：「原來於父如此用意，這裡到金華也不過數日路程，就可到了，若他尚未回來，臣兒之意，於父離京已久，且伯達伯大人及莊有慕那裡，早得陳宏謀、劉墉兩人的書信，令他訪覓天子，早日回京。」天子道：「我也是此想。」兩人在路看山玩水，不一日，已到金華，不敢進城，怕熟人看見，驚動地方官前來迎接，就在城外擇了個客店住下。

次日天子叫日清進城，先到陳景升店內打聽：「問李慕義有否從廣東回轉此地？如不知道，再到陳景升家中一問，即明白了。」日清答應前去，到午後方來說：「李嘉義自從那日到廣東，直至今日未曾回來，他的兒子流芳是中了進士，陳景升點了翰林，現在已回廣東修墓，多時不到此地，這皆是他店中人所說，現在這店因虧本太多已經閉歇，只有一二人在那裡賣腳貨，再問他別事，他也不能深知，在臣兒看來，還是就此回京罷。」天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從此地回京，仍須繞道蘇州，由無錫丹陽過江，自揚州清江浦以上起程。陳景升既不在此，明日就往蘇州，順便也好遊玩一番，然後回京。」日清答應，就出去僱了一隻船，講明到蘇州閶門共計八兩銀子。

次日一早，天子與日清下船，從內河進發，一路之上，過了許多熱鬧場所，有幸得風平浪靜，約有半月光景，已抵蘇城，先著日清上岸，在元妙觀左近，擇了鴻運來客寓，講明包一進住宅每日銀子五兩，說定之後，回到船上，開發了船錢，請天子進城。只見街上繁華，人煙稠密，有開店面的，有擺地攤的，那些蘇州口音，實在清輕靈巧，更有那班娼寮妓女，倚門調笑，其中雖無蘇小小、關盼盼才華身價，也有一二可觀，惟這班人，衣服首飾，比北路風光較為華美，但是南頭北腳，卻是實言。蘇州女人大都鞋腳不甚纏小，非前半歪斜，即後跟倒卸。所幸高頭雲髻，滑亮無比，加之水色清腴，肌膚細膩，再穿上綺羅綢緞也可將裙下雙鈎遮掩起來。看了一會，信步已到客寓。進入內堂，早有小二招呼應酬，究竟是個熱鬧地方，較之嘉興卻繁華幾倍。

天子坐下，小二奉上茶水，然後問道：「客官尊姓，請示下登牌。」天子不解，問道：「你要登牌何事，難道怕我少欠你店中錢銀麼？」小二笑道：「客官是初到此地，不知此間規矩麼？我們蘇州是五方雜處之地，人類不齊，往往有匪人混跡，地方官怕擾害百姓，所以清查保甲，無論客寓寺院廟宇，每日來往客人，皆要名姓登簿，輪流送縣待查，並非怕客官少錢，客官請示明白。」天子聽了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某姓高叫天賜，這人姓周名日清。」小二聽明登牌，隨即搬上酒肴，請天子與日清用飯。此時天色已晚，加之由金華一路而來，受了點風塵，困倦起來，當晚就一早安歇。

次日早間日清出門，先在酒館內吃了酒麵，然後來到元妙觀門首。只見茶坊酒肆，多如林密，那些遊玩人士，亦甚不少，都在這左右各處玩耍。觀內一帶，所有那些三百六□行，竟無一件沒有，正望之間，只見北首柵欄前面，擁著一叢人，在那裡站立。天子就上去一看，只見布棚之下，設了一張方桌，桌上有許多書卷，兩邊擺列椅凳，棚上掛了個軟布招牌，上寫著高鐵嘴三個字，下面五個大字，是「善相天下士」。天子看了說道：「原來是個相面先生，某倒要請他看相，看他可相得出來。」就分開眾人，旁邊椅子上坐定。只見高鐵嘴先說了幾句江湖話道：「八字生來不可移，五行內外有高低，欲知禍福先注定，須向高人叩指迷。某高鐵嘴乃四川成都府人氏，少習四書，壯精相法，柳莊麻衣，各家通曉，只因路過此地，欲結識幾個英雄豪傑，故爾在這元妙觀賣相，如有賜教的，不妨出來談談。相金不拘多寡，若不靈驗，分文不取。」

話猶未了，只見上首一人，身高七尺有餘，黃煙色面孔，腮下一部短鬚，年約四□以外，公門中打扮，上前說道：「先生既精相法，請代小子一相，究竟隨後吉凶如何？」高鐵嘴見有人相面，轉過身來，先將兩手取出，然後看了頭面額角，說道：「老兄這相，雖不是個富貴之人，卻生平在公門中辦事。兩眼有威，鼻高口闊，是個武教中的朋友，近來印堂有光，黃中出現紅彩，卻主得財，老兄近來財情如何？」那人道：「先生既看得出，但這財非一人所有，究竟從何而來，以後的吉凶如何？」高鐵嘴又看了一回道：「照這面相看來，眼角發赤，兩顴高起，應有爭衡之兆。」

再細細一看，忽然驚道：「噯喲！老兄財情是有的，只怕險事太多，本月之內府上必有奇禍，就因這財上而起，可惜可惜，我看老兄不是本地人氏，能早早回府，或可挽回，但恐此時回去，已經遲了。」那人被這番話一說，嚇得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先生所說，可是真情？在下乃是廣東人氏，因上憲委差往四川公幹，不知此事發生在何時，前途可另有險事？」鐵嘴道：「照相看，應是家破人亡，就應在這三四天上，前途雖有些險事，卻皆化險為夷，後福倒還不壞，大禍之後，尚有吉星照命，應該大小得些功名。」

那人聽了這番評論，登時愁眉不展，付了相金，正要走去。天子在旁說道：「這相面的言語不定，忽而大禍，忽而有財，忽然又有功名，我看這人無甚本事。這廣東人，雖是個公差打扮，氣度倒甚好，我且問問他是哪一府人氏？」說著，就招呼道：「朋友，貴府是廣東，還是省城，還是外府？」那人聽見有人招呼，忙立起身國道：「在下是廣東省城。」說著，究竟是個公門中人，眼力高超，見天子不是尋常之人，忙稱呼道：「老爺貴處何方，尊姓大名？」天子道：「某姓高名天賜，北京順天人氏，不知朋友尊姓何名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敢，小人姓方名魁，是番禺、南海兩縣的快頭，現奉本官差遣，到四川尋友，因航海到了申江，適值江水浩大，長江不好行船，是以繞道此地，由內河到鎮江，過漢口襄陽入川。昨因在路微受風寒，是以耽擱一日，在此勾留。不料高先生代小人相面，說有大禍，實為煩悶。」

兩人對面談說。高鐵嘴將天子一看，趕忙將布棚收下，桌上書卷以及一切物件，皆打了包袱，向他兩人說道：「二位尊寓在何處，此地非談心之所，小人一同到尊寓行禮罷。」

天子見高鐵嘴如此說法，心下甚是疑惑，道：「莫非此人真有本領，竟將我看出是至尊來了？」乃道：「既是先生欲臨敝寓，即請一行，即可叨教，亦離此地不遠也。」高鐵嘴應道：「小人理當前去。」方魁見這形象，已是猜著幾分，但不過拿不定是何人，也說道：「小人也去拜寓。」天子見他二人皆要去，也不攔阻，即叫日清在前引路。高鐵嘴將物件收拾完全，攜著包袱，將桌椅寄存人家，跟天子出了元妙觀。行不多遠，已到鴻運來客寓。日清先將房門開了，請天子進去，隨後高鐵嘴與方魁也走了進來。鐵嘴就將包袱放在桌上，見外面無人，納頭便拜，不知高鐵嘴何事叩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